



当策展不再陌生

When the curation no longer unfamiliar

廖 Liao Xin

本刊编辑部（以下简称“本刊”）：策展人在组织展览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素质造就一个好的策展人？

廖（以下简称“廖”）：定义策展人的角色，避免不了对“策展人”这一词条的概念梳理。策展人的概念最初是依附于博物馆体制的，在18世纪，策展人的工作和藏品管理紧密相联。以至于长期以来由批评家、艺术史家、艺术家客串策展人角色的行为被大家所接受。但是当下的艺术界和知识界为策展人这一职业正名的声音越响越烈，策展人和策展史已经被认为是一个有独特价值和自律性的专业领域。虽然这个领域一直与艺术家、艺术史家、批评家、观众、博物馆、收藏家、画廊经理人、出版人等等保持着紧密联系，但是策展人的角色不再屈从于他们或者轻易地和上述角色相转换。甚至，展览史和策展史之间的区别和转换也已经成为了当下的思考。

我认为从策展人的具体工作来说，包括有从确立展览主题、立项与预算论证、选艺术家到选择展览规模与形式、展场设计、布展方式，从撰写展览前言与学术主题阐述文本到主持展览的学术研讨，从编辑展览画册、作品

导读、文献资料到媒体发布、社会宣传工作，从展览资金的分配到总体负责艺术家材料费的审核与发放，都由策展人来承担并统筹。此外，筹集资金、艺术管理和学理思维的能力以及中英文的书面、口头表达与交流能力也成为对一个策展人在当下国际艺术交流大环境中的要求。因此策展人应该是一个务实、人格独立、时时面对着突破自身极限挑战的知识者。

另外，策展人工作的独立性应该受到关注。罗伯特·斯多认为很多一流的展览都是由那些自由从业者或者在没有馆藏的机构中任职的人发起的。策展人自筹资金、独立推动的展览相对可以做得纯粹、自由一些，也可以更自为地体现当代艺术的实验精神。比如一些针对展览形式的本体

性思考或反展览的呈现方式，只能在这种展出机会中实现。在这里，艺术实验可以保持较为超然的前卫性和独立性。对于独立性这一点，国内和国外的情况还是有硬件体制上的差别的。因此适应外部环境然后改变外部环境，并且一直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坚持艺术自觉，加强国际交流，积累展览和实践的经验这些方面对于中国的策展人特别重要。

策展人在当前语境下的身份和这一职业的发展演变其实也确定了策展人应该具备的素质。这一点我想引用澳大利亚策展人尼克·沃特洛(Nick Waterlow)对策展人职业的座右铭：

1. 热情
2. 独具慧眼
3. 广阔的心智
4. 拥有掌控不确定性的能耐
5. 坚信艺术与艺术家的必要性
6. 媒介——充满热情并极富创见地为观众解读艺术品，并以此启发观众，激发思考
7. 让感知改变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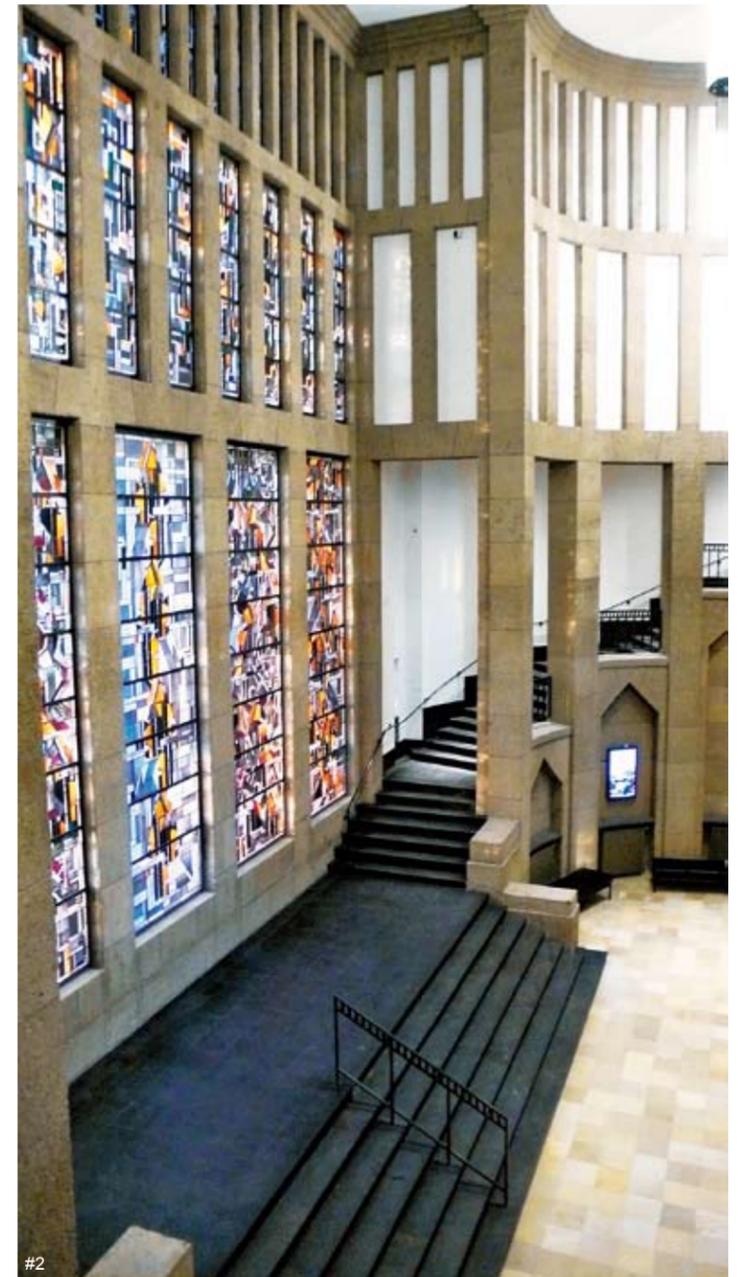
本刊：谁是你最喜欢的策展人？为什么？

廖：我很喜欢汉斯·乌李·欧比李斯特(Hans Ulrich Obrist)。因为他坚信艺术和艺术家的必要性，这就正如尼克·沃特在策展人座右铭中说道的一样（上面第5点）。汉斯说道：“我真正认为艺术家是这个地球上最重要的人，并且如果我的所为能够为他们所用和帮助他们的话，那么我就会开心。我希望能帮助他们。”

汉斯还是一位很有创造性和热情的策展人。他23岁时就在自己家的厨房组织了当时被认为很具前卫性的“厨房展”(The Kitchen Show)；之后在1996年参与了第一届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Manifesta 1)的策展；同时他一直进行着从学生时代起的梦想——“采访计划”(The Interview Project)。在我看来，汉斯的策展工作就如同艺术家的创作工作一样，一样的投入、有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和强烈的热情。

除了突出的专业成就之外，汉斯的背景和个人性格也代表了当今学术领域多元化和跨学科的特点。他原本是一名政治经济学的学生，但是对艺术和展览的兴趣使他在20岁时就坚定了成为一名策展人的信念。汉斯在业界非常活跃，也很强调对不同文化观念和文化现象的包容，因此他经常出现在各种文化活动中。他除了做美术馆的工作，还是欧洲一些前卫艺术俱乐部和杂志的主要成员，并且也在很多高校授课。

正是汉斯对艺术的坚定信念，独特而智慧的眼光和他多元开放的个性让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策展人。他的展览让我看到了独立的思



考，并且能够激发新鲜的观看和理解当代艺术的方式。

本刊：你认为策展人如何在完全由资本控制的社会中保持其独立性？

廖：我觉得国际独立策展人协会(ICI: Independent Curators International)是这个问题值得关注的一个点。ICI是一个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机构，它在世界范围内策划展览、组织活动、出版刊物和提供专业培训。作为激发独立

1 #1-2 欧洲美术馆展览现场



思考的催化剂，ICI通过跨学科和开放性的工作方式，致力于联系新老策展人、艺术家和艺术机构，建立专业领域的人脉网络，并且探索新的合作形式。我认为策展人要在资本控制的社会中保持其独立性需要有像ICI这样的组织作为一个中介，即可以在资金上提供帮助，又强调策展人学术思想上的独立性和创新性。ICI的作用有点类似以前的行业协会，欧洲早在文艺复兴之前就有画师行业协会，这种机制对绘画、雕塑、建筑等自由艺术行业的发展影响很大。现在欧美国家类似ICI的机构还有很多，比如澳大利亚的亚联（Asia link），它是墨尔本大学的一个非教学机构，其经费来自于迈尔基金会（Myer Foundation），亚联的艺术项目包括有支持驻地艺术家和巡回展等。这次上海双年展的悉尼城市馆就是亚联和4A画廊联合打造的。比较之下，中国文艺界的很多“协会”无论从资金来源还是组织背景都没有专业上的完全独立性，很多被认为是“体制内”的产物，不能起到像欧美的协会、社团一样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艺术学院一直以来起到为艺术实验提供环境和条件的功能。但是学院在资金方面的能力有限。我们知道由策展人或者艺术家自筹资金、独立推动的展览相对可以做得纯粹一些，但是他们的投资方也免不了会站在各自的利益角度对展览提出要求。这就说回到了策展人在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下所需要掌握的工作方式和心态——适应外部环境然后再能动地改变环境。这种心态一直以来就是本土知识者兑现自身价值的方式，矛盾冲突也一直是历练、激发艺术自觉与存在智慧的特殊培养基。只要策展人有足够的意志力和对精神性的坚守，各种展览的工作实践，都会在事实上造成当代艺术智性因素和价值观念对各类社会力量潜移默化的渗透和扩散。

这种精神坚守和柔性的工作方式其实不仅仅是策展人基于中国现实问题所做出的回应，即便是在欧美，策展人也需要有这样的态度。欧美的艺术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建设虽然在很多方面优于中国目前的状态，但是没有任何事情的绝对的。在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时常可能会遇到投资方与执行方各执己见的情况，因而也有大量繁琐的协调工作，一定程度的妥协也经常是

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学者认为西方策展人能把商业展览和学术展览的工作分开。一旦涉足商业展览的策划，就不再触及学术性的展览了。但我认为，展览所能产生的效应带有未知性，策展人很难完全把商业展览和学术展览分开。乔·里巴斯（Joao Ribas）在本次策展工作坊的讨论中提到展览的效应，尤其是艺术家的个展或者回顾展，他认为哪怕策展人的初衷完全是从学术化的展览观念出发，也可能会对艺术家的市场价值造成影响。因此，我认为处理商业化操作和策展独立性的问题关键还是要依靠建立更为完善的艺术机制和相应的行业规范。另外策展人自身的学术理想和学术操守也是在艺术生态中与前者（体制）相辅相成的重要的元素。

本刊：你在策展工作坊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

廖：我在策展工作坊学到了很多重要的事情，有些可以说成是验证了以前我在书本上看到的或者学校课堂上听到的事情。

首先，我并不是策展专业的学生，也没有从事过策展工作。我本科念的是美术史，研究生的方向是明清美术史。然后我自己同时又修了艺术管理课程，国外的艺术管理很注重行政、财务和营销，所以策展和当代艺术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虽然同属视觉艺术的理论板块，但是古代中国美术和当代视觉艺术的差别其实非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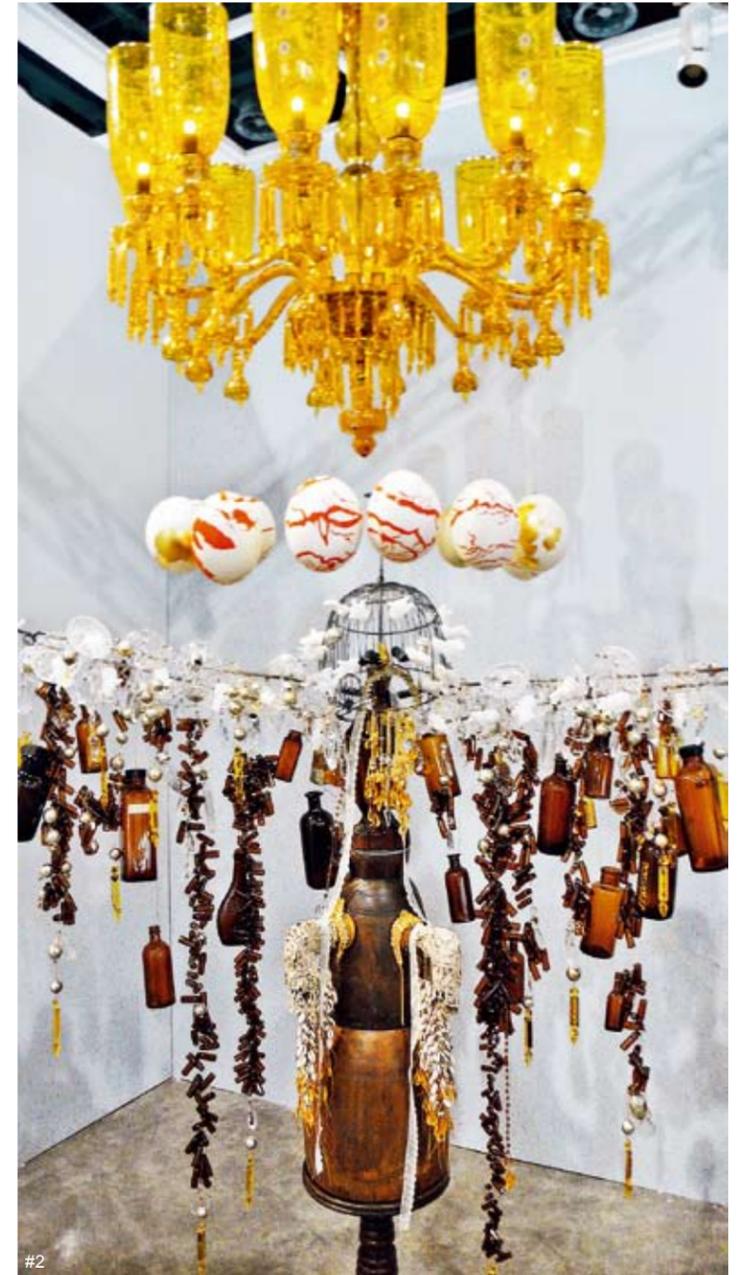
大。可以说我用来回答上面问题的概念都是从策展工作坊获得的。换成3周前的我，面对同样的问题，可能说不出什么来。我承认，艺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因此我接受当代艺术理论和策展理论并不困难，并且能够很快地理解。工作坊的协调人孙田老师也对我说，这种相通性和接受力是我被选上参加这次工作坊的原因。她还用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的经历鼓励我，一个古代美术史的教授是可以突然穿越成为当代美术史的教授的。这些信息和体验都是工作坊给我的收获，我感到非常有价值。

就策展专业的内容来讲，我最受震动的是中国在学术交流上的国际化和自由度。中国的当代艺术一直有一种附属与西方当代艺术思潮的嫌疑，在理论建立上，更多的是学习和翻译西方的内容。但是工作坊的氛围让我感到现在我们不仅仅是在学习，我们是在对话，这是一种真正有效的交流。

就我的自身经历而言，能够在像工作坊一样短暂的时间和临时的设施中产生有效的交流，这在非常大程度上有赖于参加者在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交流方式上的共性。具备这些共性因素就已经很能说明水平的问题了。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全程英文的教学和讨论并不是困难所在，关键的问题是关于相关事件的参与。比如在讨论中外国老师和同学会用到大量的例子来说明一个概念，但是这些例子中的展览、事件或人物对很多中国同行会显得比较疏远。一方面由于地域限制，参与的可能性小；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别使得对于同样一个事件，哪怕我们都知道，但我们的感知却相差许多。我觉得这个问题反映的是对于基础信息的文化阐释工作的问题。我们长期以来都很注重对观念的阐释，但不是特别在意对细小、具体的事件的阐释和理解。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应该加强的，同时也是各类文化媒体在工作中应该注意的。

上面所提到的不管是共性还是差异，都是在工作坊的经历给我的体会，对于我来讲就是最直接最真实有效的交流。我相信每个与会成员都有自己的体会，可能这些体会写出来会显得过于带有个体性，过于细微，但是我相信将这些个体性的体验加以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会显现出强大的力量。



I #1-2 欧洲美术馆展览现场